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

明　賀復徵　編

記四十六　遊覽

石鐘山記　宋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

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音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

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

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舟夜泊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遊桓山記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

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毀也且死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嘆乃歌曰桓山之上

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彦舉

遊高氏園記　元劉因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靜深分布穠秀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為郡人之所觀賞者惟是予暇日遊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題為翠

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賁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十五年耳已徹而為是矣噫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為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為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為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為之後人創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

為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為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我安得玆遊之樂乎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為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耶予既曉惑者復私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記

遊荆塗二山記　明宋濂

濂既遊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内使監公牒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跡一卷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

訪與青宫言之滻因啟曰臨濠古跡唯塗荆二山最著

按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

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

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

能忘青宫曰至中都當共往遊焉余將庋淮狩于王莊

先生宜泝流而上届今懷遠縣治以俟滻奉教行以洪

武乙卯冬十一月巳巳癸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

青宫已駐驛於門東五里矣辛未滻上謁青宫甚喜下

令以壬申遊二山溓至期約懐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
中黎明櫂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
前度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為墉多蓺椒之園行可三
里餘視大磐石青緑閒錯𩔖然欹足坐諦視之乾蘚交
封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
取懸檐閒呼為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犖确揷起道
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徑入灌莽抵巖罅貯泉一
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聖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驗復一

里餘至山巔禹廟在馬廟惟頽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来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感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牛二栢參差左右樹東寘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

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為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未刻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為啟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封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飾其貌者聞之不覺失笑山坳舊有僧房今廢久俟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渡河青宫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綉摇曳上荆山矣滻亦下山麓入鯀廟見所題碑神號鄙俚棄而不睨出讀祖無擇

所賦歌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鬭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跡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壁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可坐人號為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坡奇石駢列玄質而白緣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游青峯庵足倦遂止時青宫已獵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

載記者其説多乖舛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
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説者云今濠州
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
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
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説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
説已不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
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
謂禹之治水固嘗徧歷宇内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

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

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瀌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

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遊因掛漏書之以發同遊者一笑同遊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賢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金溪遊記 王慎中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墐陰而牖明畜妻子其中而身與

為處出戶而行前有擊轂之車而後有連帷之袨馳驟而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濵蒼山峍嵂而高起綠波瀇蕩而長浮則為之怱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為之加明手足為之改適此何異乎飫粱肉者悅蔬茹之食醯酢醴者暍清泠之漿其舍醇醲而即疏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無所得於此徒以迫刲於喧湫磬雜之甚意煩氣倦急於有所投而自觧峙者知其為山逝者知其為水而豈為有遇於巳哉嘗試登高丘汎長川

見夫樵夫牧豎畧師估人爭道而捷馳疾榜而擊汰以家為赴望望然不及如其去山水之不速而恐其或後以彼觀之則醇醲之可舍固在山水而城郭室家其疏泊而思即者矣物之美惡無常態而有定形山水之為佳而城郭家室之為垢濁亦美惡之大齊也由樵夫牧豎畧師估人觀之則所謂佳與垢濁者舉易方而偵處世之偶得放於山水輒自謂絕去喧湫嚣雜之患方多其所遊之適以傲乎城郭聚而家室居者之人吾亦未

知其美惡之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而非甘嘗蔬食者少蘇而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喜者意豁於久煩之餘氣舒於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已生矣何必不為樵夫牧豎畧師估人而何以笑彼之望望凡物之美惡無恒而人情之欣厭有向昧者挈情以徇物中之厭欣變於外之美惡迭欣迭厭而不知自主惟明者為能以情御物物變於外而不足以易其中之所樂樂之取於物未嘗無所寄而皆其自足於中者

之所取則惡者未嘗不美而況於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於有恒而皆吾之所御欣且不得而有而何有於厭苟其無所厭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喜而奚待於忽然蓋吾泉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瓴而急瀉至於金溪而始演洋渟滀山起於兩涘高深之景相得草樹互映雲烟相鮮兹亦山水之勝處也之焉而忽喜者不知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初洪舜臣二君往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詠方希而諧笑間作計彼驟之而喜者亦

必有以同乎此而山之盎然而静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於吾目著於吾心形器都遺而情神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吾三人者亦可以目擊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説喻也然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為記其意如此使世之遊者知吾三人者之遊而能樂蓋有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乎吾而後為山水之美常也遊之日為嘉靖戊申八月七日應初名淑清南安人舜臣名朝遐同安人而予晉江遵巖居士王

慎中也

登平遠臺記　宗臣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即所謂鼇峰山也山固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登也蓋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鼇石臺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仰而思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嘆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聞其說余恐客之投觴於此而莫余飲也夫閩者豈非記所

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于疇而商歌於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遊雲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睇於江故里婦日濯錦漂絮其中者今健兒飲馬矣西瞻烏石蓋有鍛甲礪刃鼓笳鐃吹之聲焉北闞閭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怨讟盈道也且千里之内亡者未瘞瘡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滛淫至於

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
難言哉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
民憂者也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充充之在吾前
也方請纓枕戈不暇餐沐矣客乃欲吾覩高山大川游
雲芳艸而嬉乎此吾所為嘆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
我旅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擣其穴空之帝
謨熚赫日月同炳乃今筴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
而使醜夷往往截海闞我此視皇祖諸臣何如哉吾

嘆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為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艸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采客之言以為之記

遊寶界山居記 歸有光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塢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

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孑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渀淼瀰洞汯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唯海外絶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涌屏列於湖之濵者皆挾湖以為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父子並中年失偶而皆不娶日以詩畫自娱有客來為之求山居之記者余未至寶界也甞讀書萬峯山晝得湖濵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

不挾湖以為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别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其臧華子岡欹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埃壒之外而不能自引決於開元天寶之際以避禄山之難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靈巖記　袁宏道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即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日光如鏡細膩無駁蝕有泉常清瑩晶可愛所謂銀床素綆已不知化為何物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没于衰草寒烟之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旱歲不竭或曰即翫華池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没銀濤中亦區內絕景山下

舊有響屧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衝飈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釵釧聲若受其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繶緗鉤宛然若髮中雖復鐵石作肝能不寃銷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山仄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不敢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為余言其下窪處為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香逕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

如箭吳宮美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可為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端溪米氏硯史云𥖣村石理粗發墨不糝即此石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沈彩竟虛待月之簾瘞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既已化為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趺斷腸虛無之畫屧矧夫看紅長洲之苑擁翠白玉之牀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曾無害霸

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後主竟為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開先寺至黄巖寺觀瀑記　袁宏道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落勢不得不森竪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為絶勝登望瀑楼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下滙為潭巨石當其口横偃側布瀑水㨂潭行與石遇鬬

而鬭不勝久乃斂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
色浸膚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卧一客以文
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為戲余
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泉淵然黛泓然
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為練滙
而為輪絡而為紳激而為霆故夫水之變至于幻怪翕
忽無所不有者氣為之也今吾與子歷含嶓涉三峽濯
澗聽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為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

賦幽奇恠偉變幻詰曲者則為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呼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黄巖之文殊塔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芒草割人面少進石愈嶔白日蒸厓如行熱冶中微聞諸客皆有嗟嘆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愁墮一客眙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牀笫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頃之躋其巔入

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搴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橫曳東披西帶諸客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輸綃圖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蘇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肖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歘削十餘里上鑠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陶汰而不肯淨者一旦皆避匿去

是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崖徑多虎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峯踰吳障山而返

遊嶧山記　王思任

予遊嶧山而知天下事不可以道傍忽也蓋予遊嶧山而幻軀凡穀化太山之石方而嶧山之石圓山如累卵大小億萬以堆磊為奇功以穴洞為玲瓏以穿援為遊覽略一沙彌作導帥至渡空舟則無隻馬兩人之路假蓋自蔭而予化為隸伏熱正毒探梁祝泉頂無冠脊無

縷而予化為野人入盤龍洞觀石鍾豐下銳上竇鑽滑試𣪊怖𣪊免無足目正大人之事而予化為偷上大通巖臂引杖接而予化為猿撲仙人洞外伏内昂中俱白屎而予化為蝠引至拘龍洞則以胷膂石覆臥而申之上下受半尺四方二尺三折約十丈餘其發者肩也縱者腹也頭憂怖而手足𤻲趾畧效焉若不寧氣一視便堪闒絶而予於此為守宫將至玉華頂與仙人對博矣而壁峭二丈下臨萬仞望岱秀天齊四基蒠欝賢聖之

窟宅神洸洸也粘滞壁間終不敢上而孑化為蝸私念幽奇至絶愈化愈下何不騎大鵬俯瞰齊州九點烟即吾家子晉鶴背而手足鞚引翺視而託言蝶無所不栩螘無所不慕肝臂無所不託英雄自欺矣遂不克頂遥知古來文士必無問頂者至拘龍洞而投策歎返也不親歷人且欺我也是山也其古蹟之最著者曰嶧陽桐尚檻其半曰李斯碑相傳有之曰紀子墓曰聖賢遺像曰顏子石其古刹曰興國寺萬壽宫玉帝殿其泉曰源頭

活水曰蓮花池曰甘泉洞其名石曰象牙曰石鼓曰龜石不可枚舉人人得以意呼之其大觀曰南天門此皆望而可得者也

遊北固山記 王思任

江南人北還入京口即有家慶出則茫茫交集其興亡逝水之感每許困衡者知之而盱揚氣往之人不與焉則北固者登臨噫慨古今南北之所也金焦勝絕終有濤心北固枕鐵甕城如在茵几而頭瞰諸山予每讀盧

肇詩海日生殘夜江春發舊年輒為此山悲壯半晌庚戌十月暈移由拳買櫻脯走眺三山閣劉伯純適至飛觥流覽不覺燈火照揚州矣下上横斜星斗俱醉乃捉伯純之臂呵而問之銅坑東卸京峴抽中何以撐突厥山改元甘露吳皓何以不固六化人何居行僧何往獅何獰豈僧繇輩之神物而為鬼風蝕畫贊皇手柏何以干之天監寶書何以漫之石羯既狼而騎之如羱謀䁫何語寄奴何闇四十九枚鱸魚何穴二十六峰研山安

歸蘇仲恭之羣木何以今不顛據褐衣黃狗駕肩何出朱裳霜簡鐘鳴何走仙人咫尺一鶴可通豈秦漢之君而必當褰濡萬年何德何魚作人語而免其咎張祐摹勢山河盡來何徐凝惡詩而亦愕然得解伯純啞啞曰子無他不過渫憤舒愁之套吾安能變詐鋒出天問而地答之也予亦啞啞彷彿記有僧字愼獨者以白茗作供而予復至披雲軒寫舊時阿育王寺詩畜之此僧半室以鏡爲江古樹老箐撑持數萬得讀書坐臥此中即

痿蹷不下山足矣予凡自天氏曰子見山即凝去隨處捨身亦伯純所謂套也因命記之同遊者兩姓曰言三曰緘三

遊釣臺記　胡胥嘉

舟抵七里龍詢子陵釣臺榜人遥指在五里外帆疾水渢舟若翔燕無復停橈理未至數十丈帆繂自斷余私喜如有宿契登岍謁子陵遺像其兩廡則唐之方玄英午宋之謝臯羽翺也徑由西階階石鱗砌陳根宿草積

為軟裀老松如龍爪張勢欲攫三折而臺石崿立東西若峙舟中望之陂陁不見峭險登其上石脣外拓恒有落勢水湯湯自石下出也是為東臺西則平碨如虎丘千人坐而廣三之二孫石若拱面臨諸山若屏左右迴抱不見去路其泉即鴻漸所品第十九泉余烹嘗之香味不異街口下一帶水也俯臨其亭棹楔比於麻竹讀之不覺啞然失笑子陵何與人事乎子陵本靜退不愛人間避亂入富春江澄於練山靜於古因而托宿故人

作天子以布衣遂漁釣之樂亦足畢其事矣文叔少相狎習俛眉躡足作撃跽相向不必子陵浮雲富貴自無出就之勢詵者紛紛以諫議大夫光武待非其分不為之屈何其鑿也加足帝腹固狂奴疎脫之態然聮床話舊適爾忘懐是亦有之至動太史之占何與抑史臣張其事而文之與以硯席氣合之人一為黄屋一為喬林非如莽之險操之忌未有必欲屈之為名殺之而後快者何黠與梁武有舊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較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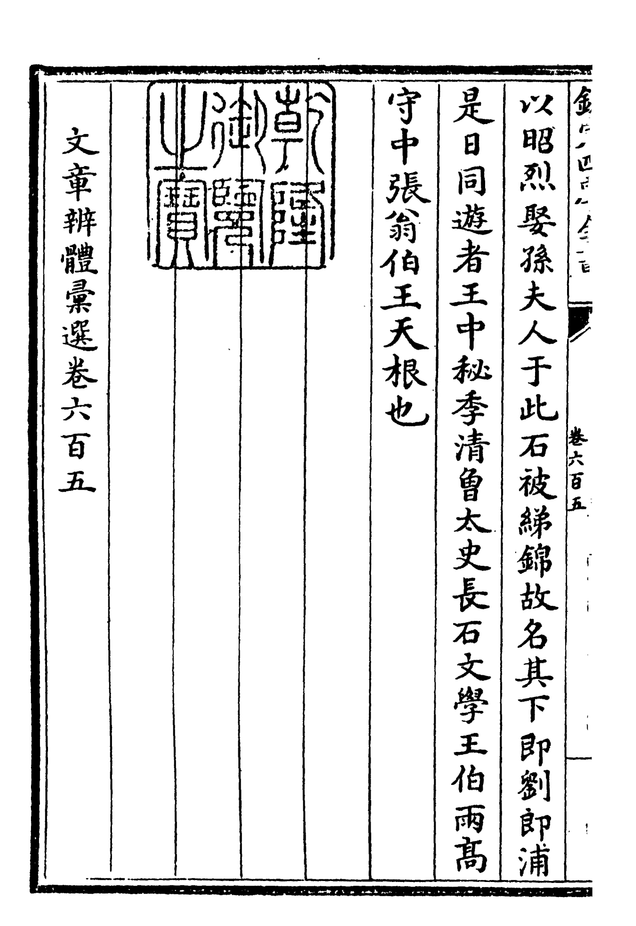
陵加腹差為有意未聞武帝罷黜也仲淹之記云非光武無以成先生之高非先生無以成光武之大不亦兒童之見哉黃虞以來樂閒耽寂如子陵輩何可指數獨令桐江一片石為千古議端殊可怪也故巢許之遇舜禹園綺之遇漢高子陵之遇光武而其名始顯不可謂子陵輩非傑人而世之重子陵乃重光武之子陵也噫馬遷所以扼腕于青雲之士哉

遊石首繡林山記　袁中道

大江自三峽來所過無非石者勢常約結不舒至西陵以下北岸多沙泥當之輒靡水始得遂其剽悍之性如此者凡數百里皆不敢與之爭而至此忽與石遇水洶湧直下注射拳石石崿崿力抵其鋒而水與石始若相持而戰以水戰石則汗汗田田瀌瀌漸漸劈之為林蝕之為竅銳之為劍戟轉之為虎兕石若不能無少讓者而以石戰水壁立雄峙怒狰健鷙隨其洗磨簸蕩之來而浪迍濤迴觸而徐邁如負如北千萬年來極其力之

所至止能損其一毛一甲而終不能嚙骨理而動齦齶于是石常勝而水常不勝此所以能為一邑砥柱而萬世賴焉者也予與長石諸公跡其巔望江光浩淼黃山如展㡛意甚樂之已而見山下石磊磊立遂走磯上各據一石而坐靜聽水石相搏大如旱雷小如哀玉而細睇之或形如鍾鼎色如雲霞文如篆籀石得水以助發其妍而益之媚不惟不相害而且相與為用予歎曰士之值坎壈不平而激為文章以垂後世者何以異此哉山

以昭烈髮孫夫人于此石被綈錦故名其下即劉郎浦是日同遊者王中秘季清曾太史長石文學王伯雨高守中張翁伯王天根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董邦本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六

明 賀復徵 編

記四十七 輿復

鳳鳴驛記 宋蘇軾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

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名館吏而問焉吏曰令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工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甓坯釘各以枚計稭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為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

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令且何為矣而猶為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䢘䏁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為其大者不屑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

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與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齊濵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撤之既費且陋乃為從官之廢屋為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攷其山川而名之葢史記五

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也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南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攷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而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

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盖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嬀汭則耕歷山盖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嬀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攷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滙於黒水之灣又西北滙於栢崖之灣

而至於渴馬之崖盖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盖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盖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温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齊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

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葢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於濼杜預釋在歴城西北入濟水然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葢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辯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攷也熈寧六年二月已丑記

霍丘縣驛記　王回

天下昔封國之時君民各久其安而城郭道路關梁廬館尤嚴於賔容之事凡國之地大不過百里而皆領於天子之詔以待廵狩之所適其歲時使人存頫若歸胙賀慶致禬之來則又有四鄰之交朝覲會同聘問之集車馬人徒之役縱横而信宿者葢無虛國而授館之禮自畿内達于海隅設官備物候迓時謹故雖跋山涉水荒陋遐僻之城具宗廟社稷者一不敢缺焉有不能然者君子譏之謂之失政不可以為國也自天下更為郡

縣守宰以考秩代居民始不安其常而先王之禮所以浹於政事而尤嚴於賔客者亦因以廢怠陵夷且千歲及今則驛舍之設止於當路州縣馹遞所過足以供給應有司之令而已然猶不敢稍張其制度一有異於其間則衆反譏之以為苟悅使客有恩意非政之急吏既不得久於其秩而思脫譏以滿去故天下之驛雖當路所設應有司之令者往往圮而不完至於岐旁他縣則無敢唱興之者霍丘故蓼邑也今縣屬壽其治霍丘距

京師八百里境内所包若干里北而環者七州七州之途皆出於驛以達于壽霍丘居最徑然獨無驛每使客之過者無所歸宿則弛葢偃節混於逆旅或寓其孥於浮屠氏之館倉卒偪仄而無以自表於民令知縣事大理寺丞謝侯績之至也嘆曰吾為地主於此豈可以不知士大夫之辱吾聞古之為政葢莫不篤於賔客者非苟相悦所以相養以禮而戴天子之命也今吾邑雖陋亦古之建國傳其城郭社稷而地大益近曽不及有一

館為士大夫之禮不已儉乎雖衆口之譏吾從古也莫吾疚也於是相其署之東偏面通衢之會始築館焉用若干日立屋若干間而門堂室廡庖井廐庫至于器皿百須無不具而用不傷於財役不勞於民也既成名之曰蓼驛取古封國之號益所以自見其志而以狀屬曰子其為我書之刻諸石以告于後之人勿廢予日推古之事而歎令為之難也非發憤好禮果於從政者誰能為之書傳於後之人庶幾其卒勿廢焉

臨川永安寺復寺田記

明 湯顯祖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圜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忙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謂閒人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此皆天下之閒人也即有閒地焉而甘之甘苦二者誠不知於道何如然而趣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廬山水之餘則為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田廬者閒人之所

不奪也臨川古為名郡五峯三市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峯之間聞有觀九寺十三盆入明以來大為忙人割奪盡乃至稈粥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巋然獨完其田則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蘄黄來宰於玆廣山川之精深性相之學披圖而嘆曰臨川人之憎閙人也一至此乎有能從一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於是郡弟子劉某首籍所買田若干畝上之侯以歸於寺侯為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所謂孝子劉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

千購得南都藏經以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書矣而無其人奈何於是有浮梁僧水月為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於譯唱之義適來寓斯人士與游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長干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歡喜贊歎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當忙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王所禁游民者吾非真有所憎利其田姑以蓄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一其

說然試以語彼使天下皆忙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為世相也哉且今所從遊於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游民也如其為游民法固禁之久矣所惜者游人之非游而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游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閒人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禁於千萬人之閒而奪其養哉即未

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百千萬人之間者奪以養百千萬忙人其必無冀於有道者矣則亦蕃其種類而已然則侯所為存寺者或不在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後之游閒逰來食於茲田者其亦有感於侯之弘願云

湖州福山仁壽院長生田記　董其昌

世無常住之物而謂有長生之田可乎余曰惟僧當有之盋娑婆外有香積士飯籮邊多餓死人此田非情田

非識田乃威音王之所井授佛祖之所燈傳菩提為種子精進為耰鉏露地白牛為作使廣百繇旬而不分疆畔歷未來際而不易主人仰山之刈苗趙州之洗鉢皆是物也昔有石屋老人於仁壽院舉揚此旨石機嗣之所居之處即為寶坊匡徒領衆數百為羣食輪常轉法道下衰慳貪難破天人之供既絶銜花之鳥不來有宜中上人名寂鑒者戒行精嚴願力堅固募田若干勒石記事垂之永遠夫九土之田湖所得幾何湖之田仁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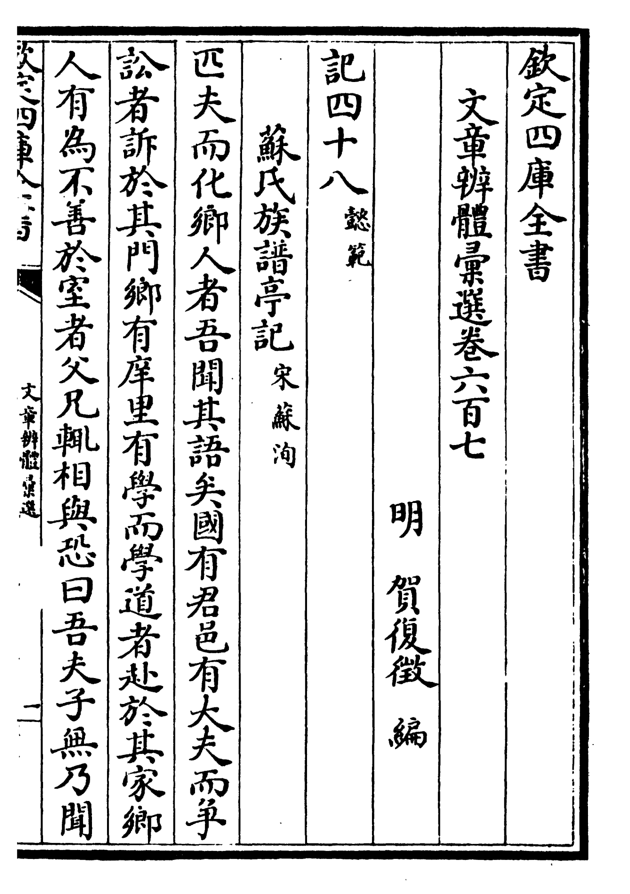
所得幾何陵谷且在蓬萊江山亦悲禾黍而上人豈闇

於成住壞空之義哉倘有大善知識如石屋老人者延

致住山弘開法席説無生忍爲長生田即展袈裟一角

是無邊阡陌矣上人作禮而去因記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

明 賀復徵 編

記四十八 懿範

蘇氏族譜亭記 宋 蘇洵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

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及見吾鄉

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

之篤於聲色而父子褻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猒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格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慼而不容者也令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與馬赫奕姸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揺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

其姓名使家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内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義田記　錢君倚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畆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

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塟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禄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殁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位充禄厚而貧終其身殁之日身無以為斂子

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獘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踈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

為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士廪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族之人瓢囊為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它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在朝廷事業在邊隅功名在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畧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義莊記

陸游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吕君友德來告曰德高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輩于學益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顧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其如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面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于地下不獲于仕進為時雨為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于宗族乎于是欲為義莊畧用范文正公之槼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求

文於執事者且載其凡於碑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于其宗族遠則疎之彌遠則益疎而至于忘之盖以身為親疎而不以先人為親疎也視兄之子已或不若已之子已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為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為從祖兄弟及推而上之至于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乎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

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為士而不欲使之流為工商降為皂隷去為浮屠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葢基於是然舉天下之能為是者有幾非以為不美而不為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莊在滕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千畆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滕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

其詳見碑陰又有likely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而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别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攸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之卿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絶出一鄉之上而義倡于鄉如此吾徒仕于朝宦於四方雖未必皆厚禄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愧且慕者豈人情也哉于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葢諱士澄字彥清云

孝思亭記　元虞集

國子伴讀荏平梁生為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欝欝成林為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葢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茍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

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考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攷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

君子之所深惜也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令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為塋兆也高曽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附葬歲時上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為某親此為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為某親之子孰為某親之孫葢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茍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

此三子者始歟

謝氏世睦記 明徐禎卿

昔仲尼論次聖賢之德稱泰伯之德至矣余生吳中去泰伯二千餘年登仲雍之丘望泰伯之鄉慨然猶見其人又降觀於俗其人美而遜說而文巽而不毅泱泱與其有泰伯之遺風乎又尚考諸記傳得季禮伯通之徒曰非泰伯其何以及此又退訪於忠信仁讓之士得世睦之族二曰范氏謝氏范氏希文之後也顯於志余故

不表表其微焉謝氏者其先陽夏人也唐末徙吴越始祖崇禮為吴中節度推官子濤嗣入宋為太子賔客濤子絳嗣為知制誥絳子景初嗣為大理評事景温寳文閣直學士景平秘書丞大理評事景初子載補太學齋郎載子蕃蕃子昭昭嗣子寛次實實子東由崇禮至東凡九世更吴越涉宋歷元而世不衰由東而來凡八世世居於吴樂安里中無髙門重奥聚子姓婦女以居竈不異薪釜不異財雞犬不異食庭無閒言驩如也然吴人

稍稍知之不為大章暴於世君子曰甚矣俗之衰也今人朝梲褐纓冠夕達於閭邑誦於天下娶婦死志仁人死孝蓬艾隕而弗明此誰為重輕者哉自文武没而大道隱人人慕功利而薄節義恥仁讓一尺之帛兄弟或毆而褫乃敢謂共室家井臼於世世耶或有誦詩書秉節尚聞先王之風而興者此其人不足尚哉曰彼哉矯飾情耳其何為勸乎余憂乎文武之道其廼廼乎將不可振也於是次其世之賢者著于篇以俟乎後之人佑

字佑之逸士有道風文彦字彦達母老有目疾毎抱持以行事兄甚恭平生未嘗異服食源字以澄兄歿事嫂有禮臨終著遺令言甚長厚會字惟真兩試進士不第有文與弟朴甚友讓並早世二婦盧陳皆不二操昺字明仲以孝友稱

華氏義田記 唐順之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

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資之宗其族人如腰膂手足之相與為一體其財賄如津液之經緯榮灌於其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臃腫羸乏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為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有童奴猒膗肉而族人操瓢者

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為之義田以贍其族葢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為而宗法則百金之産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為體者不能以相公而宗法雖纖嗇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為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為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既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可以自為而宗

法非上之人為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晚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既已屏絶不掛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饑乃割近郭田千畝為義田推其遠冑自十一世祖録事君而下之子孫皆籍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㭊瘞給各有差略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疎人衆則惟視其窶甚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㭊者瘞者則量助之其管

籥以付録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華君之為此舉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為近古者乎余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興廢之說而為之說使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尚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八

明 賀復徵 編

記四十九 書翰

董氏武陵集記 唐劉禹錫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貫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予嘗執

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粹羽得於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挺字庶中幼嗜屬詩睆而不衰心源為鑪筆端為炭煅鍊元本雕礱羣形紛糺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協為新聲嘗所與遊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高韵如包李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間身以廷尉屬為荆州從

事移疾罷去幽卧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懐播為吟咏時復發筍紛然盈前凡五千篇因地為目吾子嘗號知我盍表而志之為生羽翼予不得讓而著於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藴耶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謬不容一毫非有灼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

之爍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以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為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寖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卧於裔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李氏山房藏書記 宋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

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葢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

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

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

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蘇軾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

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懽心才智不同而道德有餘功業雖名而福禄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稽首流涕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熈寧

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墨妙亭記蘇軾

熈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徳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遥堂之東取凡境内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争賔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

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賔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一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

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
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
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
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
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
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
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
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

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説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張君墨寳堂記 蘇軾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棋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于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

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効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塚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

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為記予蜀人也蜀人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此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顧以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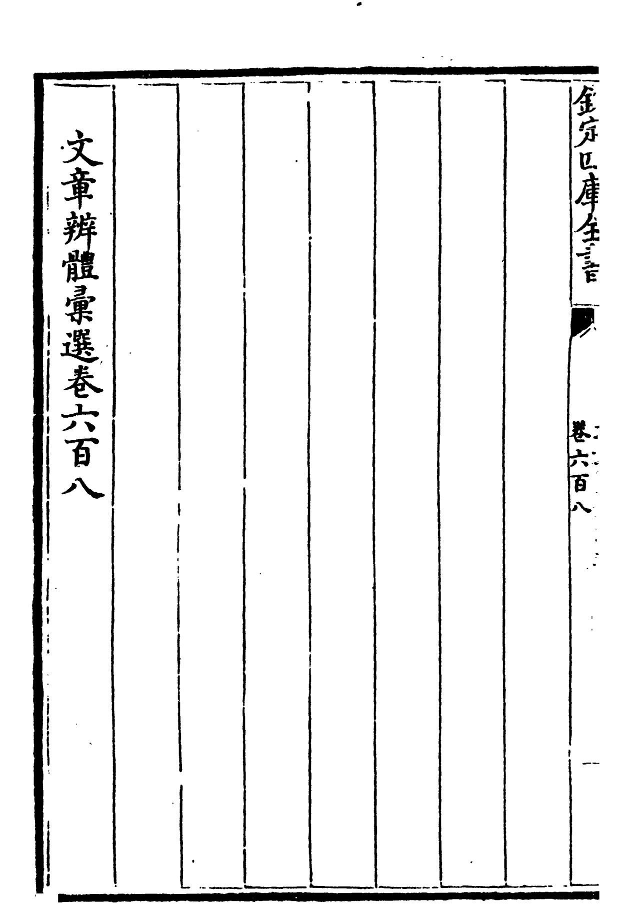
所言者為鑒

王君寶繪堂記　蘇軾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先主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

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咲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

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熈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

明 賀復徵 編

記五十 圖畫

風后八陣圖記 唐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太朴以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絶小者作慝盧山負阻中冀上

帝憑怒下土是恒乃眷武德皇帝受之始順敘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盍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喪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奇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宫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内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

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所以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彼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旣而圖成鐏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版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在嗚呼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九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

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𠬝穢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賛未始有涯唐天寶中客有為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則勝敗之朕在我指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昇平湮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為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技云

淨因院畫記 宋 蘇軾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烟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

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葢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别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

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斵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駡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

䌝材可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
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
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
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
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
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
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
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

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濵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

墨君堂記蘇軾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與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

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殖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

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顧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别館云

張忠定公畫像記 劉球

古之君子身沒而烈與光嶽俱存者其浩然之氣致乎遠也善養是氣如乖崖先生張忠定公葢尤古人中名實之著者乎公之賢於人者非有所外倚也能不動心而已夫名人所欲爭也魁士舉以先有德而不居公之心豈名可動乎色人所好也納二處子勸懷歸者以娶

而不御公之心豈色可動乎倉卒之處人所難處也遇衆亂卒擁拜嵩呼亦下馬望京師呼拜以息其譁公之心豈倉卒之變可動乎推其志之所操精神之所存雖堅如層城不足言固衆如三軍不足言勇鉅如九鼎不足言重故身遏蜀亂廷抑丁謂之奸略無一毫難色者心有定而浩然充極其體者為之也氣足有為故其政之嚴者恕平者果敏者詳惠者信無施不宜亦其作於心者不能害之爾公於淳化咸平中兩治蜀蜀人始而

畏之中而安之終而思之及聞其沒也擁其像哭之又為祠祀之久而不衰豈惟蜀哉至今天下有志於古之士猶皆仰其風公之光及後世而不泯得非其浩然者所致歟公濮州人諱詠字復之仕至工部尚書其事跡具史其傳誦在士大夫球素慕公為人及使蜀謁公與秦守李冰漢守文翁所合為三公廟者退得公像于公同姓生諫不知為公家藏本耶抑其受蜀人者耶然考公手讚及趙翰林孟頫拜觀書足信為當時所傳遂命

工書善繪者臨摹上石期與世之景先哲者共觀仰焉
迺記而繫以詩曰
於繇我公宣烈于世有定者心無餒者氣惟心克一厥
氣是充施德德茂施業業崇既文而武亦嚴而循推來
遡往如公幾人公立朝廷憸諛斂迹公來蜀方坐軫亂
略蜀人懷公如懷考妣漢秦二守罔克專美願被餘休
四海一詞樹茲穹礐公實我師我秩蜀禮拜公寢堂載
考厥像玄冠褐裳翼翼有容曄曄有讚浩然氣象越世

想見欲廸來觀爰壽于石繫之以辭永昭令德

滕王閣圖記盧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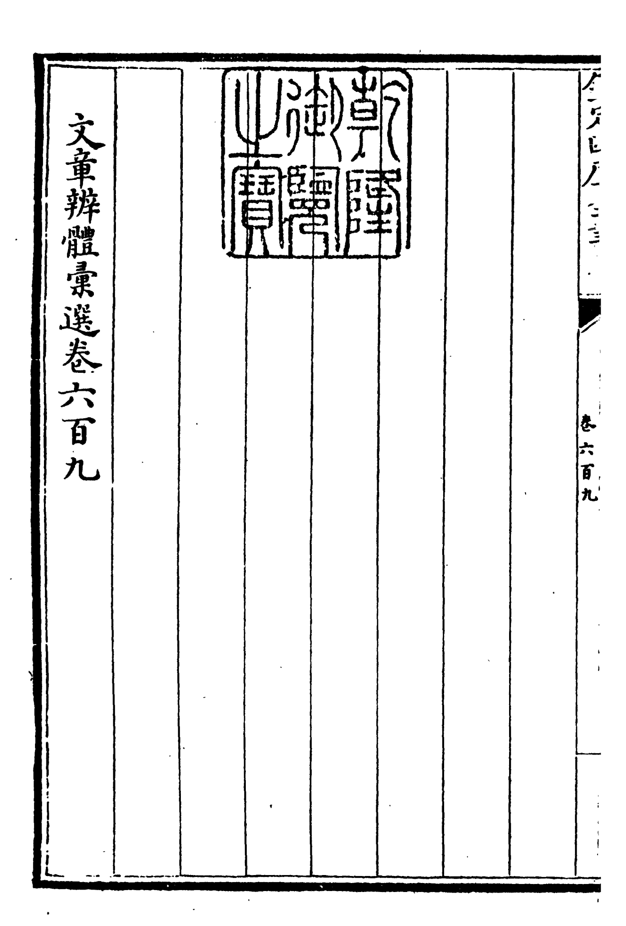
柟少聞南昌當吴楚椎鎮而滕王閣則俯瞰西江延引甌越瑰琦絶偉為東南樓觀第一及讀王韓所為賦諸所稱引益竒常自語以為當及壯遊往視造物之妙於所謂滕王閣者庚子歲柟坐傭奴事繫獄秋九月廵按監察御史樊公白其寃平反明年啟公追寘之大辟由是愈益錮其身不得之南昌覩滕王閣矣戊申山東石

公以名進士治潛加恩因儤栴法少寛因市諸所蓄故物得畫一卷曰滕王閣圖自閣道始傍達連房阿觀旋室㛹軒離檐荷棨戟𦐇翔翥於霄漢之上怪石幽篠危松蒼然䕶暎屏障俱點綴人物山水圖書象態呈露咸極巧麗獨恨僮奴數輩不可役使使黄衣客兀然吹笛無聲焉爾閣隂穹山嶄嵓横碧黛緑騰赴環抱流泉瀸沃會為洲潏石衣荓藻委靡悠然而可賞者是誠天作地藏以助兹閣為天下偉觀者也於是撫卷慌忽若失縲

紲栩栩乎若馭雲軿而超越江漢飄飄乎若遺浮埃之
表搏扶搖而游覽於閶闔也乃知曩昔王韓所為文賦
不誣而枏亦得覩所謂滕王閣者竊償其私願焉夫滕
王閣枏未之見所傳圖畫又未知真得肖其形與否今
遽喜躍為慶幸如是設使枏誠得一凭覽盡江南臨觀
之美即當乘元氣遊六合灝乎長往與世相棄豈直今
日苟活為僇囚依圜墻溲厠而已耶枏幽拘多感每戍
卒更飜至則道故舊事或曰某游宦業美田蠶園宅今

丘墟矣或曰某見其服輿刀鼎竒器在若州縣蓋售之也或曰噫某死矣其子孫不能享有富貴窮且丐也嗟乎枏待罪七載視猶瞬息斯世已有陵谷變遷之意而滕王閣獨淹蔑吾廬無聞於縉紳士大夫是不幾昧於天道往來消息盈縮之理與假令斯畫為庸人有不過資覆瓿之具抑安知是圖清淑之霛於枏無御而吾燭物之智不見晦於滕王閣也龍川孟君思才儁豪爽尤深畫理於枏齠齔友善因持軸語之曰是宜與君即枏不

幸死君可日哦其下以慰吾滕王閣之思幸而見原則吾與君觀天下形勝登會稽涉彭蠡泝洞庭越衡陽臨漢水以望方城獵雲夢窺荆門下岷江還行淮海之間貔鼠所隣蛇龍所居歴幽顯崎岨之觀以求所謂滕王閣者周章而徧覽之枘雖駑蹇尚能為君歌咏其事舊所藏圖畫烏足為之羨歎乎因戒之曰去汝好適孟君家侍吾考訂姑作記與汝别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